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八

監察御史王澍撰

晉王羲之書三

此卷偽書最少僅四五帖耳鉤模失誤處亦比他卷
為少

小大悉帖

長睿云此帖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時語按此帖筆

法浮滑既乏右軍勁骨而當時鈎模又極草率疑誤不成字處極多如未將收字施作惟顧作惶沈海沈字黃作臨顧作謠死帛加字黃作書顧作罪皆不可辨又以來當是比來顧作以來亥為當是賓禽王略帖賊重想必禽之多字亦如此顧作賓命豕問當是承問或作年問故示耳當是故尔耳或作不耳皆未可據以為定

卞公陳云卞壺也

清和帖

此與七卷桓公當陽帖皆是未入洛前語云殷生數問
北事勢復云何時桓公雖奉命北征尚未聞伊水之
捷故數問北事云何也安西庾翼也或云謝奕按奕
以從兄尚卒後乃遷安西將軍當桓宣武入洛時方
表尚都督司州諸軍事決知非奕考晉書成帝咸
康六年春庾亮卒以翼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軍
事授安西將軍代亮鎮武昌康帝建元二年秋翼經

略中原移鎮襄陽此云安西已至決當是翼也晉自
度江後中原淪沒右軍深痛惜之故於庾稚恭經略
中原桓宣武北征入洛切切經心屢書及之忠愛之
意益可見矣

首行適字次行云字勾模有失三行荒字失下一橫波
帖于荒字下甚字上有空知荒字刻未全也泉本正
有橫波

運民帖

大觀以此合上作一帖無可據具筆法亦與上不同又
以此下頃為此七字合作一帖文義似相連屬而筆
法又不同仍舊為得

當字慮叛字鉤模有誤

多日不知問帖

似小差當是比小差或作以右軍以與已通作以顧作
似非若耶觀當是觀望模搨有失耳大觀改正良
是乃當是苦言病後往若耶觀望乃苦與上隱痛

耳一作者非一日一菱當是一日一昔言一日一夜
勞復不極也劉顧作一日一發非尔字末筆疾引下
當是不一一而鉤模時失之耳

鄉里人帖

鄉里人二行十五字與下文義不屬又第二行稍短當
別為一帖名或作不非

轉佳帖

尔自勞獎尔字首多一折難以求泰以字左多一點皆

鈎模之誤或當是或唐孫過庭書譜或字皆如此一
作咸非

大熱帖

力不_レ當是力不一一劉顧作具非_レ承_レ當是義之
白凡古帖一點在行中者為疊字在帖末者為白字
此當是白劉顧作上非

周常侍帖

常侍周孝侯處第三子札也按晉書處與子札皆拜敬

騎常侍然處在未度江前其子札以晉度江後始拜
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軍事則正在右軍時故知當
是札也

吾唯辨辨帖

前四行當別為一帖不大思下三行筆力殊縱爽與前
不同又文義不屬知當為二帖也

得西問帖

玄度許詢也

中郎女帖

此帖筆力散緩當是偽作

德劉顧作往一作德冷劉顧作冷一作論俱未可據以
為定兩存之

發瘧帖

不字當是不具筆駛偶異故似有字耳必必當是義
之白古帖凡帖末一點皆是白字此承之字疾筆牽
帶故不可卒辨耳

腫不差帖

面近王本作面白淳化作近為是

足下各如常帖

長睿云此帖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愚謂此帖韻道
筆古正當是右軍書長睿每以文從字順者疑非右
軍十七帖何嘗不文從字順以此見疑過矣弇州云
淡悶干嘔咸古字須右軍乃解然然

長睿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

干作乾非也

按喬仲山云干嘔帖字畫圓勁雄雅而紙亦古知是唐
初人所臨於書行空間直界成路蓋為久而卷舒恐
致背絹絲文磨損字面故置之書筒而秘之文三橋
云喬說非是古人寶愛名帖常以自隨王世將得索
靖二十四日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間摺痕猶在即
此類也筆法高古迥非後人所及上有南唐內合同
并集賢院印又鶯溪黃素英首前後皆用宣政內府

圖書印之嘉靖間王元美得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
具存此帖傳流有緒如此其非偽作無可疑矣
力不_レ當是力不一劉顧作力不具非

賢内妹帖

矣字舊釋作賢則少第一筆當是知然本帖有知字作
方或由書法各異

狼毒帖

三兩劉顧作三兩於文義為得然右軍帖凡兩字皆作

友此作雨則是雨也遠近清和帖又頃水雨雨字正
作雨

夜來腹痛帖

修齡王胡之也亦稱司州北中郎荀羨以疾徵還朝廷
以郝曇為荀羨軍司代羨都督徐兗等州軍事此云
重熙旦便西與別蓋將代羨時語也

安西帖

此帖重見本卷後筆法既不相同文亦詳略各異一帖

而前後異同若此何所可據乎

濶轉久帖

長睿以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疑此帖為偽按此帖
飛動中具肅括意定非右軍不能長睿鑒未定

知足下常曰之當是同之劉顧作得誤

冬中感懷帖

明是不一一劉顧作具非帖末之字帶下一點乃
是白字一本無白字失之

邛竹杖帖

顧汝和云周益州名撫字道和咸和中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永和初桓溫征蜀以撫督漢中巴西四郡軍事鎮彭模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在州三十餘年卒山谷云右軍與益州書凡廿許帖即今之十七帖也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

不得執手帖

不得上絳帖有義之頓首字悵然下亦有義之白字

劉次莊分足下以下十二字別作一帖誤

阮郎帖

長睿云阮公故尔一帖非逸少書

阮郎未詳何人或云即陳留阮裕裕有重名為王敦主簿敦目右軍為不減阮主簿豈即其人邪阿萬當是謝萬太傅安弟也桓溫經略中原以萬為豫州刺史監司冀豫并四州軍事假節右軍以其矜豪傲物故箋與桓溫有違才易務之語此帖云阿萬守篤大灸

不得力蓋是其受任北征時忽有疾也萬石此出右
軍深不欲之故詞語遲回反復如此末云自必出惟
須小差則所謂成事不說者耳鐵石亦未詳或云殷
鐵石則是梁人決知非也

阮字末多一折當是阮郎劉顧作阮公未是或作既
月尤非阿万當是阿万右軍有阿万來一昔不得眠
帖當是一人顧作何万非也大灸不得力黃作大惡
顧作將力皆非復助且三字鉤模皆有失大觀摹正

絳本誤以此帖合下上虞蒸濕二帖為一帖

蒸濕帖

元章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非也結字殊不同詞亦異晉體愚謂詞故無異但結字不類右軍耳

病字末筆鉤模少一折義字模誤刻下行短當失一面字

不得西問帖

此六字亦是桓溫未入洛前語

丘令宅圖帖

顧汝和云劉釋作近令送此宅圖近字與下文詞意似
舛而與水丘之丘字筆法正同當作丘彥遠帖錄云
今與丘山陰書借人又語丘令臨葬借輕車竊意即
此丘令也右軍宅在越之巖山今為戒珠寺隸山陰
庸非此宅圖邪

卅級四十字并也劉誤作州卅徐澄齋誤作卅水丘與
帖首丘字同或亦誤作近

以上四行當自為一帖適行盡劉次莊便合下謝生為一帖誤

謝生在山帖

說已見第七卷不審比出下三行當別為一帖

飛白帖

劉次莊以丘令宅圖至此四帖合為一帖非

昨遣書帖

喜慰之六時行當是喜慰之亦時行劉顧連之亦二

字作足下按下字草法當作心此作六則是亦字劉
顧釋誤大觀上失一點故施作重慰亦誤今日文
義當是今日非緣模誤即書時偶多一折耳作令非
了了劣按書法當是公與卿小異劉顧作卿亦非帖
末之下有白字一本無白字非

採菊帖

何以永日當是何以言當採菊消此永日也劉作似顧
作比皆非採菊當是採菊山谷作採藥謂失一筆亦

非

增慨帖

增慨下筆法與前五行不同當別是一帖

惔之能果劉施釋作必固非顧作君亦未是疑當作示
右軍行穰帖還示正如此急劉施作遲正是顧云書
法當作返非多散按書法當是節散劉顧作善散亦

可通

由為帖

按此七字筆法迥與上不同亦當別為一帖官帖正越
行汝和謂由為二字連下因上行示下不能容故耳
誤也

不_レ當是不一一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米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蓋
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按汝帖有右軍念足下罔
極之至不可居處一帖詞語筆法與此正同大小異

耳要之皆是偽帖

獨坐帖

果去按書法當是者舊俱釋作去亦通

安西帖

長睿云安西庾翼也翼之鎮荊州以石虎表暴婁表請
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
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
弗以為然故逸少亦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

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
議而終以為當猶趙克國之討罕羌初是之者十三
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
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乏一統之
功此志士所嗟慨者

此帖已見本卷惟多說不復付送讓都督八字

如兄子帖

如兄子下當別是一帖免劉誤作見在當是督劉合上

帖俱誤作共嵩即庾子嵩遠即王弘遠

黃甘帖

三百當是五百上下各借一筆耳劉顧誤作二百舡行
劉顧作船信玩其筆法當是匠字古者以使為信如
云信遂不取荅言使者不取荅書也後世始以信為
音信之信晉時未有此語此帖若作船信不可得則
是以為音信矣恐非晉旨

尊夫人帖

米云偽帖

日五期帖

此帖格韻殊俗亦是偽作

雨快帖

万石謝萬字前阮郎帖稱阿万當即万石右軍與萬為
輩行而年長於萬故或稱万石或稱阿万古人相知
無間每如此桓温經略中原以萬為豫州都督前阮
郎帖云阿万守篤大矣不得力而從事已至甚無計

蓋是其將往豫時適有疾也此云萬石轉差灸得力
不蓋聞其病少瘳不知其果得力於灸否也兩帖詞
語正相首尾

不去懷當是不去懷劉作不知誤望其至字似王字
當由鈎模少誤少當是不一一下還具正作之則
知此之當為不一也劉顧亦作具非

取卿女聾帖

汝和云聾壻同干祿字書聾聾壻上俗中通下正劉與

施誤分作知耳兩字保泉本作沐大觀同程當是腫
不當是不言腫休不令何似甚耿耿也劉顧誤作知
適欲遣書帖

元章以此帖為智永書長睿亦以為非逸少乃其跋秘
閣續帖又以為真愚謂此帖圓勁古雅定非右軍不
能米黃所鑿皆臆決無據故一人而前後互異如此
此帖又見續帖第四卷無帖尾故果之王羲之六字

以來當是比來劉施誤合作幾々或作區區面々顧

云疑是拜字

此郡帖

東坡云逸少謂此郡難治吾無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為
懷祖所檢察耳按右軍與王述情好不協述先為會
稽以母憂去郡右軍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甚恨
之及述都督揚徐諸軍事檢察會稽苛急右軍疲於
簡對故有無故舍逸就勞歎恨無所復及之語蓋將
辭郡時與人道情曲如此耳非與述也長睿遂謂逸

少與藍田方隙豈復自章逋滯夫以右軍之清真雖
與述道亦復何害豈若後世之周章回互者哉無何
果辭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出既已誓墓旋即
辭世蓋懷祖之檢察適以成右軍之高服食採藥登
岷領峨眉皆當是此後語則此一帖實右軍出處之
闕淳化以殿右軍帖後大是有見

此帖傳模多誤自永常才非字失一筆大觀模正舍逸
然勞當是就勞帖誤作能劉正作就多人事請託米

作交人顧作夏顧是小考米作北都長睿作小却兩
皆失之小明是小不是北考明是都不是却言此郡
煩劇或小都得小差為可耳即求分會稽為越州之
意始終恥為懷祖下耳自行入失辭為時流所笑於
是始為誓墓之文決然辭去當作此書時意尚未決
絕也未忽或作未忽或作未免或作未見皆可疑小
差字上作竹頭亦誤米元章謂不差豪髮未之細
審耳以當是頃劉誤作須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九

監察御史王澍撰

晉王獻之書一

王獻之字子敬右軍第七子起家秘書郎歷中書令
卒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帖目當稱東晉特進
光祿大夫王獻之書

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左規右矩所以無妙不臻

大令則離而二之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
逸所以右軍風流漸以漸薄子昂得其專謹元章得
其縱逸皆於大令各得一體然皆能絕詣其極所以
能名一時傳後世此卷大令諸行帖風格清勁已拔
子昂之髓後卷諸行草則元章底本盡露矣雖不及
右軍猶堪陶鑄米趙王元美謂大令散朗多姿已逗
漏李北海米元章趙文敏消息可謂善鑒

相過帖

此帖韻殊清迥自是子敬存意書米元章以為無名人
偽作殆是臆決長睿云借非獻之韻自可賞亦以米
說為過

未嘗暫擬當是擬字施作揆殆無字處施作寘顧作寘
澹流施作澹顧作灌既已往矣顧云當作自然文義
當是矣皆未可據以為定闕疑為得

諸舍帖

以問慰情當是此問劉顧作以非

永嘉帖

此與上諸舍帖筆勢不同上適行盡劉顧合上作一帖
誤鶯還慰意下五行與永嘉四行筆勢正同且文意
相屬定當是一帖顧反分作二帖尤誤

真壽鶯皆當是王謝子弟小字長睿云鶯者猶羖羊顧
虎之類或以此鶯即逸少所愛之鶯甚可鄙笑按右
軍有鶯差不甚懸心一帖當是一人王氏子弟多以
禽名為小字如鶻不佳鶯還慰妙意之類賤之深正

愛之甚也

已字向發宜作當言驚還今正當發分張傷懷也下字復憂懸亦同大令鴨頭丸帖二當字皆如此書顧作嘗非

諸女帖

何日至至止至轉筆圓下至轉筆稍方上當是至下當是慰言阮新婦以何日至至則慰姊目下也目下之末一帖有君書二字按此帖下當有亡失二王帖多

不可讀而王侍書又了不關意苟以成卷遂至首尾
脫失不復成章者不可勝數如七卷所收右軍龍保
等帖皆十七帖中所有烜赫在人耳目前者王著乖
離舛繆尚如此況不經見者乎以此而推其他乖離
舛繆大率類此昔人有閣帖如土苴之論推理殆不
為過

授衣帖

長睿云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為一卷官帖中亡其帖尾

政在此耳下尚有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
算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因繁耳此者怗怗當不
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共四十三字官帖亡之又
其間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所失多
矣按長睿所見當非大觀正本僕於仁和湯懷清少
宰家借得亮字不全本對校因系作因累當不可言
只作當可言無不字於當可旁各加一點言下亦加
一點未死下無罪字與長睿異絳帖則與長睿同惟

以因系為因叅則異耳又絳帖自當今下四十三字
筆法差瘦與前不同大觀則前後如一帖而三刻
互異如此果將何所為據乎

脚及可痛氣當作脚及耳痛氣言脚與耳皆有痛氣也
劉顧釋作可文義不可通又可字與帖末可字長短
雖不同筆法自一當以耳為正顧釋誤先大惡大字
不乃為患患字俱模失政當作正正乃家諱故右軍
父子多以政為正說已見第六卷

安和帖

此帖龍蛇宛轉絕有奇致然於右軍風度亦不免少瀟
矣蓋已開顛素之先要之自謹入縱由正入奇風會
遷流自然有此然愈縱愈奇亦愈以薄矣窮必思反
志古之士所以貴復其初也

體復何如當是體復何如何字筆尾少帶與如字接故
有似耳顧誤作何必誤以有佳反當是行有佳酒
行黃諫作何酒次莊作治俱非

大觀帖尾有獻之兩字字亦微大施謂別用摹入按古帖凡作名處多有異態右軍帖中如此者不可勝舉此蓋官帖失摹非大觀移掇也

姑比日帖

此帖及下思戀歲終兩帖馮涿州家快雪帖亦模入而淳化雄厚快雪清迴各有勝處快雪當別一模本然古帖多失真即此亦可推見

獻之白一本之下無白字按古帖多以獨點遠帶下為

白此帶之字連下或者不省故失之耳右軍帖帶下者多有以服散當是以已字右軍多作以說見第六卷顧作比亦通

顧汝和云比麟張堪小字

思戀帖

奉兄無復日當是奉見劉顧誤作奉兄

節過歲終帖

漸復先帖正作先劉釋是施作充顧作克皆非

顧餘餘帖

施云此帖前段已亡無文義可考

育與俛亦當是王謝子弟小字忽心懸字首多一折當是筆帶上來模者偶重耳然懸字左傍是倒首理亦無誤

適奉帖

適奉以下四行劉次莊別為一帖最是顧誤合為一

夏節近帖

再拜上文義當有獻之二字模夫之耳噉復多少文義
當是噉復多少然書法却是知亦緣勾模有誤

思戀帖

無往不至文義當是無往不至言思戀無所不至也至
與契帖羣賢畢至書法正同唯起筆多一小折與願
餘帖懸字同皆由模夫劉顧皆釋作慰按草法慰作
至起亦無折仍當以至為長

歲盡帖

獻之亦心憤當是惡憤言歲盡感懷宵殊惡憤也或作
忌作忘俱未是勿謹リ法不天勿當是勿勿晉人多
以倉皇為勿筆勢偶短耳劉作勿非勿勿乃近世語
晉士無此謹リ當是謹白法不天當是諸不具顧作
勿謹拜疏不具皆失之リ乃拜字古帖再拜多作再
或作行非

衛軍帖

衛軍王恢也或稱王薈按王薈以疾卒于官贈衛將軍

帖云衛軍猶未平和則蒼尚未卒不應遽稱衛軍考
晉書王劭第三子恢為右衛將軍此稱衛軍定當是
恢况下僕射正為王劭則衛軍為恢無疑

冠字多懸企多當是首劉作告非

吾家鬱岡齋亦收此帖筆法與此不同字之大小亦異
當別是一模本

靜息帖

長睿云賴消息內外極生冷內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

差小而昧者摹填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為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令人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殊失格體至如蘭亭叙古本二十八行第十四行間接紙處特潤梁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下亡權字世人乃云僧者曾之誤因模入行中讀為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考晉書逸少本傳載此叙俱無曾字蓋可是正乃知

善模帖者勿問其黠減注闕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
不小異乃不失真矣今法帖多妄更易至以注字入
行大小既殊體不綴屬後人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
纖頓異號子母體如第五卷偽智果書是也每一觀
之使人深慨

又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兄憲患散輒發癰散者寒熱散
之類散中益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
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草木粲曰

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氣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者果礬石滿瑩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甕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暖氣其酷烈如此

妙性纏綿帖

施宿釋注云自妙性纏綿下載續帖第二卷右軍部中字體一同按帖中明有獻之字其非右軍不問可知續帖誤也又前行宜思之也下有獻之字文義已完

此兩行當別是一帖且筆法與前不類的無疑顧
合上作一帖誤

舛性帖兩字皆當或誤作常

鄱陽帖

鄱陽庾冰也冰既輔政懼權威盛求出遂除都督江荆等
州軍事江州刺史鄱陽屬江州郡故稱鄱陽也冰七
子倩柔以海西公廢桓温陷以武陵王黨殺之蘊於
廣州飲鳩卒希以討桓温故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

五人斬於建康市惟友及蘊諸子獲全所謂鄱陽一門艱故至此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熟者也子高未詳

阮新婦帖

勉與免同𠂔乃當字大令凡書當字多如此劉顧作常
誤

奉對帖

義獻兩世皆為郝氏婿義之郝鑒婿獻之郝曇婿獻之
以選尚新安公主遂與郝離婚此帖當是離婚後書

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獻之以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
遇疾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獻之云不覺餘事唯憶
與郗家離婚按王謝為江左名族獻之又名父之子
乃不能以禮自守怵於富貴自絕糟糠為終身之疾
此帖云方欲與姊偕老豈謂乖別至此唯當絕氣雖
未嘗不深以自訟然一誤莫反悔亦何及觀其字畫
草草多失法度即當年媿恨之意可知然猶知自訟
故猶有可尚處考晉書重熙止一子名恢此帖稱方

欲與姊偕老定當為與恢書或即與妻長睿但云當是與郝家帖未之深考耳

長睿云郝氏自太尉鑿後為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締繡之締而世人以俗書郝字作却因讀為卻詵之卻非也卻詵乃春秋晉大夫卻穀之後郝鑿乃漢御史大夫郝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迴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不講之故也

觸象了暢劉作觸頗不可解或作觸額當可通觸額合

歡睡也如字右闕中一筆當由鈎摹失誤後見妙
姊字可證子顧作別為是長睿作反亦通或誤作
列仰係當是纏綿顧作俯仰誤也顧正作當劉誤作
常

夏日帖

思道徽之子楨之也小字思道

子多當是奈何奈何中加一拂當帶下作點模者失之
耳顧但作奈何失之

思戀帖

奉見帖明是奉見或作奉具誤信還帖是信還顧云作
還亦誤

白東帖

倉卒之當是倉卒之劉誤作今娛帖本作娛劉譌作悞
不乃生不惡上失一小畫

發吳興帖

顧云徑感二字特小似以旁注摹入行者按徑感當是

纏感劉顧作經感非告風疾告字差小亦旁注模入
五王本楷書吾字与王本草書興字後當是復一作後
非故之當是云劉顧作故足亦非視華視字左上失
一點

昨遂不奉別帖

黃山谷云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
應不同真不虛耳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
了不可解者當是牋素敗逸遂多闕耳觀其可讀者

知其尔耳米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
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長睿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按此帖
載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中為王氏歷世傳寶墨跡
豈有偽理長睿每以辭語明顯者為非二王書臆決
無據又此帖唐摹墨跡今藏 武英殿曩在京時嘗
得見之不奉下紙破碎尚有別帳二字猶存其半淳
化去之深字唐摹本作深淳化作去大觀承之皆誤

又通體字形雖具而精神氣骨無復十一淳化信土
苴矣

腎氣丸帖

比服服字作𠂇大觀作服當以大觀為正齊劑通前漢
藝文志百藥齊和正作齊此書齋字以中筆帶下當
字淳化模失大觀殊楚楚也

先夜帖

此帖乃大令倣右軍筆法者故竟體有似處然縱逸之

氣故時露湯湯一字相混無別當由模誤顧作湯酒亦臆決此字首筆當帶上別字來本書與刻帖行列處長短不侔故越行中斷耳大觀正依本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語但筆勢疎緩謂大令書則非帖云仁祖欲請為軍司按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

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人偽作第十卷玄度何來遲亦此類按世說新語注獻之卒于孝武帝太元十三年考本傳謝安以太元十年乙酉卒獻之疏請加禮未幾遇疾卒於官若如十三年之說則去安之卒已三年不得云未幾遇疾卒矣當以長睿之言為正

玄度許恂也興公孫綽也齡即修齡王胡之也仁祖謝尚也諸字當是吳劉作吾或作從誤

慕容帖

米云亦無名人偽按此兩帖與第七卷前右軍諸帖當
是一手偽書賴字左半鈎模小失

薄冷益部兩帖

黃山谷云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歐陽率更書
不但得之筆法其語氣似隋唐間人

元章云薄冷益部並歐陽率更書

長睿云米以薄冷益部二帖為歐陽率更書實然但米

誤以益部為益郎耳益部者舊傳益借陳壽所著益部者舊傳也

寫取了字筆末引長當是寫取耳顧作了恐未是求信次按書法信下當有疊字劉但作求信次非

錫大佳帖

錫大佳下兩行當別為一帖非直文義不屬筆勢亦小異要之亦是率更書

前告帖

此與前玄度兩帖皆一手偽書米鑒良是又鉤模多失
筆家况當是家從舊釋誤作信非直晉人不以信為
書信之信觀其草法亦是從不是信也德遠徭字中
失一小畫所致水字本一重筆有飛白今分為二永
一觀其筆勢疑當是永与失中一畫何可了以水
疑當是何可與恐永問末當有闕文耳作之下今永
門恐未必是存疑為可

鬱鬱帖

此左思詠史詩後少地勢使之然六句長睿云乃後人
集大令書

此帖鉤模失誤全不成字而筆力委瑣全非大令風骨
長睿目為集大令書猶是過則之論

仲宗黃門二帖

此兩帖深謹中有游行自在之致格韻絕類右軍當是
大令倣右軍書乃大令帖中最上之作長睿以為亦
王氏書非大令鑒未是又獻之無子此云諸兒禍變

無常當是諸從之有禍變者

按獻之兄徽之為黃門侍郎後獻之月餘卒此云黃門
隕背當別是一人晉書王彬傳長子彭之嗣位至黃
門郎彭之為獻之從叔或當是彭之也

外甥帖

今當是令劉作念非云當是知劉作欲非更篤更字上
多一點當是鉤模有誤

思戀帖

此帖重見本卷帖末少靜字文既少異筆法亦頗不同
一帖兩刻且見本卷乃不及覺不省當年何便至此
又不省歷代何以都不省覺乃傳寶至此泉本不復
錄此三行宜矣

此卷凡有三思戀帖第一帖雖與後二帖不同然詞意
則一後二帖中字大半第一帖所有應是後人簡括
第一帖偽為之

冠軍帖

此帖重見十卷而字勢大小絕不相同。焦悖可之，後作焦悖，可言此作焦悖字書無悖字，乃鈎模之誤。當以悖為正，可之當作可言。劉顧作耳誤。

可必不帖

此帖前有闕文三行，別是一帖。劉合下諸舍四行作一帖，誤且第三行旁下明有空地，其非一帖決矣。

諸舍二帖

首行八字與後塞仰以下十八字筆勢不同，當是兩帖。

泉本無下十八字亦有見但脫失可惜耳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十

監察御史王澍撰

晉王獻之書二

前卷偽帖最少止玄度等數帖耳此卷偽者過半惟
月終及尊體復何如二帖風韻與前卷同疾得損服
油等三四帖倣右軍新婦鴨頭丸等帖風力圓勁為
大令真筆餘皆俗手偽書為沿門搨黑者開先路就

金定巳... 卷十
中驚羣一帖筆力猶鬱勁道發可觀然去子敬風流亦以遠矣

桓江州帖

自此至慶等已至十帖皆是偽書元章謂是張長史以其草法狂縱故有斯目實臆決也長睿云米以為張長史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此帖亦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韻耳按此十帖與第二卷張芝知汝殊愁同出一手韻濁體俗不惟非大令亦斷斷不

是張長史長史雖狂縱然自有一段逸氣此殊滯下
乃俗手習顛素者偽為二王帖語耳王元美謂長史
去此尚三舍恐是大令創草此元美震於其名不敢
更為異同之論耳若大令果作如此書雖兩晉低手
之末亦不堪位置何緣便與右軍齊名

此與第六卷右軍適欲遣書等帖又不同彼糾繞無勁
骨此猶是圓渾故當別是一手然學之不已定可沿
門擲黑

長睿云張彥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亡其半上有知汝
欲來下云云凡九十字亦見續帖逸少部中結字殊
應模矩蓋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按張彥遠
法書要錄所載右軍書語並無此帖大令書語中有
之亦分作兩帖不省長睿所見又何云也或當別是
一書邪

桓江州桓玄也或稱桓沖按沖以孝武寧康元年都督
揚豫江州軍事不得專稱江州桓玄以安帝隆安四

年領荊州刺史玄固求江州朝廷不能違則江州當
是桓玄之領江州後大令之卒十有二年則此帖
之偽正不待證之筆法決知非是矣

東以張彥遠作改枋當是枋文壽承云疑借作船舫之
舫東改枋恐是當時船名言當具東改枋三四迎汝
也或作攻未詳無湖地名晉書地理志作無湖無上
無草按無字即繁蕪之無本不應有草形乃湖字劉
作御黃作仰皆非信還一一當是一一張彥遠正作

一一顧作具非白當是白陳誤作自以當是比
疑當是紀若顧作絕欲可疑未識字勾模有誤大抵
此帖文多斷續不可曉本是偽書亦不足深辨也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與此小異改枋下重一枋字末
句比作書欲不能成之亦與帖有異同當是鈎模脫
誤

疾不退帖

語同六卷說已見前而書法彼此不同如此決知偽作

無疑也

此豈常下五筆法當是至至然以第六卷證之當是
憂憂筆駛誤耳肌色上大觀有云字源當是竦或誤
作踈

消息以上五行與上文義相屬當是一帖劉次莊正合
為一沒以施作頭頂劉顧作頭項疑當是誤攻言恒
患投劑誤攻耳

鐵石兩帖

鐵石或云是殷鐵石東坡云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按右軍亦有鐵石今出求救帖皆是偽書

前兩帖凡字俱當是頃二王帖凡頃字俱作以若須字便作以左上多一點

透於當年若作達字上多一小畫若作遲字中又多一折或以上小畫為一字作一達亦未必是存疑為可

不知如得一散懷文義定當是那模搨時失一小折耳作邦非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何來遲亦似逸少語其字皆長史藏真輩
偽作或自書二王帖中語耳如第二卷知汝殊愁及
藏真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豈須當是常復顧作當
謂非多感下大觀多共字以豈須言當是卿或作公
非後面得以送亦是卿也過半已定當是半日模搨

失耳廡當是喻顧作呱非干帖明是一十顧云當合
作卑非所以致歎陽當是鄭陽以地名故右從邑模
榻時失一折耳泉本正有之顧作歎陽非帖後有諸
歎乃是歎也又何物近道兩行按文義大觀模誤顧
乃謂大觀改正亦非矣劉顧作貪黃諫作奕

忽動小行帖

畫字山谷作畫以為筆誤成十是也自不曰白當是自
不可已竟似何則亦由筆誤岐當還當是岐當還岐

人名也歧當二字以筆駛故亦不甚應模矩

委曲帖

委曲以下六行筆意更縱且行間亦微有空當別為一帖
委字模誤扣勝常正是想顧作於誤向達都向字
失左筆但恐作但恐與第二卷張芝帖且字同則知
此上數帖與張芝帖同為一手偽作無疑矣

元章云已上八帖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慶等已至帖

宋曹之格寶晉齋帖有子敬十二月割至帖至慶等大
軍止共三十二字董玄宰戲鴻堂帖以為辭意相屬
以置此帖之前合為一帖信是有見也道尋去按書
法當是直道劉顧作宜誤戲鴻本作還道與至全不
同此當模誤分化如言當是分張可言帶上張字末
一折作可字首筆古帖中往往多如此劉顧不知此
義釋作分張少言誤

以上諸偽帖書既狂怪文義又斷續不可通而王侍書

以置子敬卷首豈以此諸帖為子敬竒絕之作耶第
六卷適欲遣書等帖亦以置右軍之首見亦如此侍
書真偽莫辨雅俗不分一至於此宜其為米王二公
掇擊盡也

元章謂已上諸帖為張長史書吾於卷首已辨之矣獨
于委曲帖下書以上八帖為唐張旭書豈以此一帖
為大令耶此帖書狂韻俗與前數帖同而帖中豎字
上帖但字與第二卷張旭帖中且字如出一手不必

問其他即此一字已脚手全見矣其同為偽跡無疑
新婦服地黃湯帖

未還了尔了字可疑劉作何顧作可俱未確

絳帖亦收此帖與淳化殊不同絳本云獻之自吾鄱陽
東歸新婦遂不佳服地黃湯來眠食尚未復常憂懸
不去心阿姨所患得差否前所論事想必及也明當
與君相見耶獻之按新婦帖有唐人摹本與淳化正
同當以淳化為正絳本所收乃是後人集大令書鄱

陽東歸集都陽歸鄉帖語阿姨所患得差否集阿
姨帖語明當與君相見集鴨頭九帖語皆集十卷大
令書當是偽帖

鴨頭九帖

此帖真跡萬厯間藏新安吳用卿家刻餘清帖中信是
大令合作宋思陵題為右軍且為之贊柯九思等亦
未敢有異論恐俱誤

阿姨帖

按此阿姨帖及後豹奴鄱陽等八九帖皆豐潤工穩然
之大令超軼之妙與右軍夫人平康等帖同出一手
恐亦是代書人作僕此論似駭人意然正有見

豹奴帖

長睿云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右
軍豹奴晚不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此月帖亦後人依
倣

僕謂阿姨以下諸帖為一手偽作此豹奴帖筆意充裕

與前後諸帖同出一手長睿目為後人依倣益可信
鄙見之非妄矣然此數帖格韻猶正與前桓江州等
帖不同故是偽書中合作

孫權據江東帖

此與第五卷孤不度德及董卓以來兩帖皆無名人書
蜀志諸葛亮傳中語此帖正接董卓帖後王侍書不
省以前二段為古法帖以此一段為大令帖又於帖
首妄加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本書魏志何得以為

大令尺牘真不直一笑也

世字中闕一筆蓋避唐太宗諱則此帖乃唐人所模唐時書法極重乃亦胡亂傳寫如此王侍書不為削奪乃列之官帖中既偽於前又誤於後不謂古人竟亦有爾深可怪也逮乃盡字章艸法故爾次莊誤作健長睿云西連巴蜀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模者謬誤置之

其下按蜀志失主字帖末信義著於四海下諸葛語尚

未竟而忽以來之大國誠難至也八字盡之此與帖
首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同其謬妄如此
何屺瞻云來當作封亦臆見

鄱陽帖

散騎王敬和洽也歷散騎中書郎

疾得損帖

大令此帖乃倣右軍然英雋本色故自不乏

極熱帖

問之軍悶下兩點或連上作悶悶或連下軍字作悶暈
皆可通

患膿帖

此下四行與上極熱帖筆法既殊文義亦不相屬當
別是一帖又筆法柔滑應是偽作

按長睿以此兩帖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為非王
氏帖吾前言長睿每以辭語顯直者為非二王恐非
定論大抵世愈降則文益多何緣希此消息君有好

藥等語便非大令耶此論書法但當以字為主此極
熟兩帖與上鄱陽阿姨等帖筆法氣韻皆同而此更
柔滑以此而言長睿目為非王氏帖故當斷以不疑
耳

冠軍帖

米云此帖偽大觀以此重第九卷故不著

服油帖

長睿以不至絕艱辛也為近世俗言非王氏帖按此大

令倣右軍書圓渾變化直擬乃父為大令帖中嚴上之作長睿不能書故不善鑒耳

阿姑帖

阿姑帖同上豹奴鄱陽一手書么當是知一作欲非

舍內帖

分連當是分連右軍行至吳帖連字亦如此劉作分連顧作分遣皆非

復面帖

此與上冠軍帖皆一手書筆直韻弱擬大令之面貌而
亡其神采信是偽作長睿以為宋齊人恐尚是過論
言者按書法是居字一作首帖前有首字作𠂇與此不
同作居為是末𠂇當是一一作耳作具皆非

還此帖

米以此下兩帖為偽按此皆大令擬右軍書得西問帖
尤是合作米鑒過也

領軍王洽也穆帝時徵拜領軍按庾亮曾為中領軍庾

冰亦為領軍將軍然皆在大令前此領軍定當是洽
丹揚庾和也升平中代孔巖為丹揚尹和於太和初
亦代王恪為中領軍然不應一人兩稱決知領軍非
庾和也鄱陽見前卷

故玄風當是苦風帖後疾玄字同此作在非作者亦非
亦云得當是亦云得作足得非

得西問帖

寢復云何當是寇作寢非右軍桓公推寇帖寢字正如

此

月終帖

此帖米以為偽按此與前卷永嘉授衣等帖筆法正同
皆大令極矜練之作米目為偽恐是過

東家帖

此帖與前豹奴鄱陽同出一手

昨日諸願帖

此字誤從目鉤模有失冷當是冷作洽誤常急公故尔

快當是常惡公故尔快快言操之創不差胸次常
惡想公亦當快快古人文字簡質如此顧作常念筆
法不合快一作憤憤亦通昨來以下當是昨來復
下澄齋誤以昨為作次莊誤以復為腹皆非殊立文
義當是殊乏言以昨下故殊乏也筆駛有似口耳顧
云疑作口非石舛丸的字中少一點模搨失耳泉本
有之當以泉本為正畢以力當是冀得力亦緣筆
駛故有似何字顧謂當作乏尤非誤當是謹白

劉顧作謹謹亦誤

不審尊體帖

米以此帖為羊欣書尤為臆決此與上月終帖皆大令
合作米以前帖為偽此竟云羊欣自異其鑒不可解
當是者作告作去皆非

嫂等更惡帖

此與前阿姑東家等帖筆法正同長睿云亦王氏書非
大令可謂至鑒

攜其長幼汝帖正作詣顧誤作諸大都可可當是大
都可耳前卷授衣帖兩耳字俱如此書顧作可亦可
誤

鄱陽歸鄉帖

此帖重見五卷米亦以為羊欣書按此與前不審尊體
帖筆法不同而亦以為羊欣不知何據又米於第五
卷帖注云子敬而此乃云羊欣自異其鑒亦不可解
此帖與東家嫂更惡等帖大略相同此更率而滑矣定

是偽書

海鹽諸舍帖

黃山谷云右軍寫經換鵝時子敬尚幼少未必能作此
簡此是好事者為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
字

元章云偽帖長睿云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跡筆勢
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此非僕之所敢知也此
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又帖中詞云

宗虛劉道士鷲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蓋以
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鷲山陰曇礮邛道士舉羣贈
之故傳會作此帖耳宗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
後子敬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又魏收釋老志太和
十五年詔立道家寺於桑乾之陰名宗虛寺去晉愈
遠矣其偽不疑

海監筆法當是海監顧作海鹽按晉書地理志吳郡有
海鹽縣大令父子家於會稽去海鹽近定當是也宗

字鉤模有誤

敬祖帖

此帖重見五卷字亦微異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十